

刘士林 洛秦 主编 江南话语

刘士林 万宇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西湖在何处 西浆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 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 临紫霞湖 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 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 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 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 轻摇起满湖涟漪 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 月落乌啼霜满天 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 三生石上旧精魂了 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志甚至是几分荒凉的土地 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 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 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 也许深埋着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 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 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 特别是在明月之夜 风雨之夕的时候 偶而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 小镇 它必定勾起那稀少而离愁水去扇舞病童 老大大的人生遭遇 在这样心酸和慘物的诱惑下 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 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 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我 美丽的存在 摆若天壤 差若云泥

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 一朝春残红颜老 的命运 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 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 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 欲说还休 就可以了 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 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 而对于那些 以了断的 一方面是 夜深还过女墙来 的旧时明月 另一方面却是 重过闻子声声声依旧 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 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 是采莲 流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 不知何处去 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 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 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 风雨 中的画烛 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 有形有色 有味的事物



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

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说得好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 它们的存在和證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 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 就是勉励我们策划 江南话语 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 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 时时的情况一样 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 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 快把我表现出来的 悲哀请求 而有时这种柔弱

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 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二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 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 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 正在呼吸着的生命 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主义 让江南永远

I267.1/240

刘士林

万宇著

江南话语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楊柳風



含笑問檀郎，
梅弱妻貌強



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儒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紙賞詩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刘士林 祖籍河北曲阳县，出生于六十年代，一位早岁写诗的青年学者，在南北奔多年后现居于南京。主要作品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千年挥麈》、《澄明美学》、《新道德主义》等十余种。



万 宇 生于七十年代，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性喜乱翻书，喜欢在文字中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时空旅行，对未来有很多期待，也希望不断有好的作品献给读者。

主編人語

“西湖在何处，西湖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柔情、逸志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校堂，也许深埋着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而是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命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密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为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阁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湖；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

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消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

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便唱幕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回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清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任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2日于南京白云园

★特別鸣谢★

本书的 CD 由姜小鹏先生友情提供

姜小鹏，加拿大华裔作曲家，现为上海音乐学院外籍教师。台湾乐坛泰斗李泰祥称其为一位具有深厚学院素养的音乐制作人，他能将中国和西方音乐的不同风格和手段自然流畅地结合，并赋予中国民歌新的生命和新的诠释。本辑所收江南歌曲就是经过姜小鹏的再度创作，使得老歌赋予了新的意义，也正加强了我们的主题：江南的两张面孔。

在此感谢作曲家姜小鹏参与我们的合作，增添了江南音响色彩，使本书成为音、画、文相结合的完整艺术作品，带给读者一个立体的江南。

一片湖光山面子
千秋樂府唱南朝

南宋姜夔湖心亭





看雲影當空，與山平分秋一色
聞簫聲何處，有人吹到月三更

一 楊州二十四橋樓晚月圖

漫游江水东逝苦
買盡青山當畫屏

——锦江焦山自然庵题照





李杜以還，惟有幾篇新學府
湖山之曲，尚留三故舊納堂

——蘇軾題東坡居士詩集卷之四

看名樓千秋詞賦
此閱對六代江山

擇晴南日暖樓櫓重片頭

